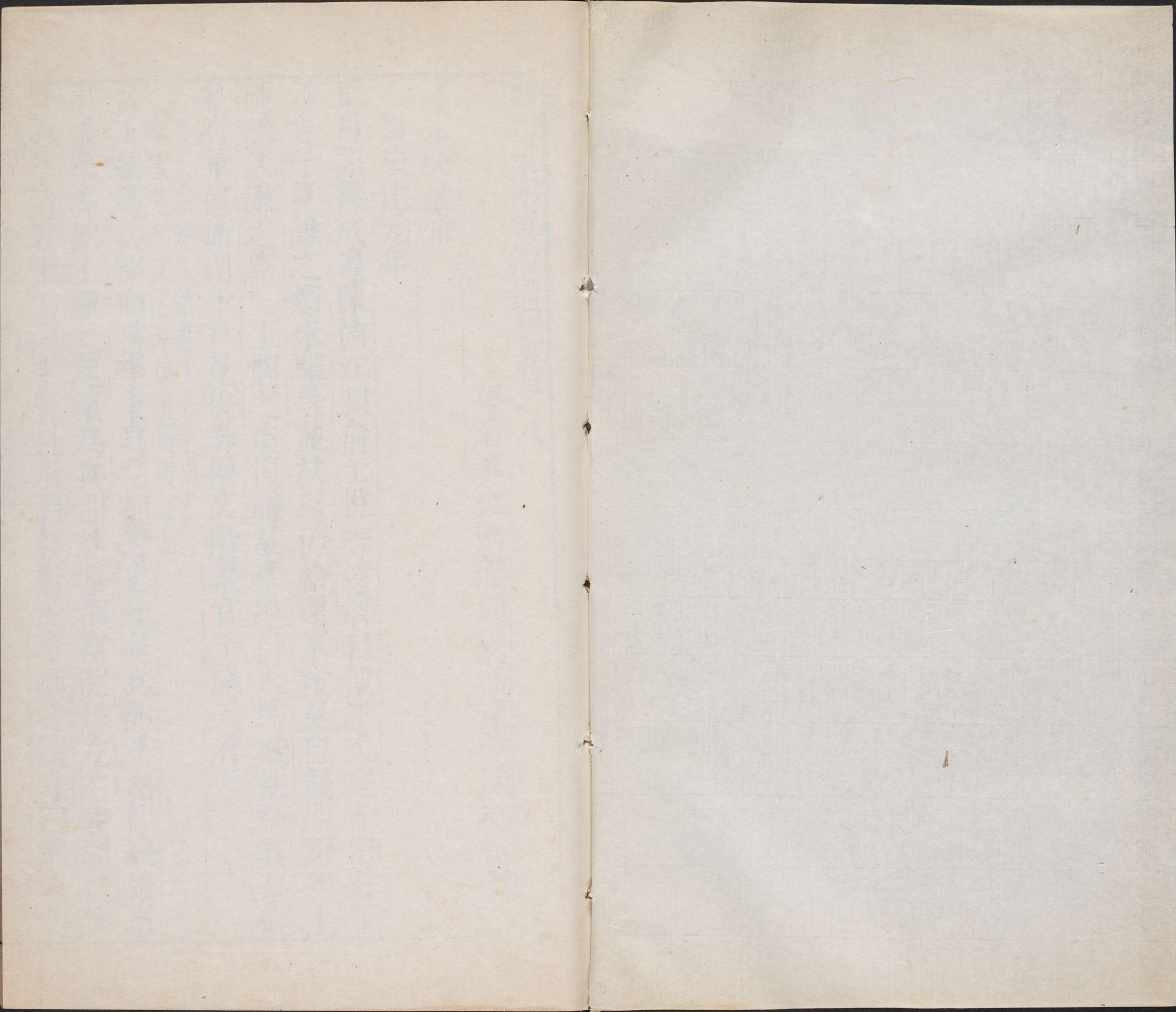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HARVARD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5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新刊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八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

臣東莞陳建輯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彝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寃 上憫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亦
奏雪其父文之寃復官賜贈謚焉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院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

皇明資治通紀
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
退而易章以進翌日 御批紘為兵部秉掌院事○二月行耕籍
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
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
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乘
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
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
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
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
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
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
教不報 按名臣錄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賞言獨

不祥也

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
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太監單苞素里寧累遣人邀與相見
尚書姚夔夔咸勸寧行卒不往
其介如此寧浙江海鹽人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
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
南陽諸府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有惠政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
報楊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

祖宗朝守令多久任而超遷之成化初猶然是時吾東莞縣人
吳中亦以惠政徑陞惠州府知府如此仕者烏得而不相師為
良吏民又烏得而不蒙循良之澤耶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
為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勝峽蠻賊久為害近年流
劫兩廣尤甚雷廉高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破朝議大發兵往
征時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朝廷從之○三

皇明資治通鑑 乙酉年卷之八
月 上幸大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問囚一依大明律科斷照
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
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
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襲父一旦
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四月以給事
中張寧爲汀洲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
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
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
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兪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
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
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
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

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
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誅絕外忌
交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
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五月
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
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
雋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
有不平者輒爲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
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二
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
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
去○十一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

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一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
 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循故事耳
 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雖設會
 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為
 事至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
 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
 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
 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罷禮觀
 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謹按詞林記謂宜依 祖宗時故事
 入禁中侍燕間承顧問 上以儲材
 蓄德為教則下必以涵養進修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 君德
 資輔亦攸賴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
 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回廊
 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助
 醫書嗚呼天下事玩愒廢弛
 不乘權輿之弊豈獨此哉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詳營堡兵少而延安
 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
 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
 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
 者編成行伍號為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
 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
 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
 由始也盧祥廣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
 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謹按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
 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
 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從橫歛悉不以病民 止令民有田者
 每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
 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
 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于農之

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鑿鑿可行愚于治安要議有制兵之條有因屯田制邊縣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

同監督軍務大監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于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又何泥于困乎于是總率諸道兵徑進用土兵為先鋒先破修仁荔浦遂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

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王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謹按韓公雍征軍千餘名專命都督金事一員領之兩廣徑徑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撥兩廣省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插官營房伴當田租昔狄青破儂智高于崑崙關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韓襄毅即此意蓋亦用兵之策也至今其遺徹聚處胡俗夷性猶存不无獷悍難馴之患亦在乎有司者善駕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葬襄事林興即促賢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編脩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

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文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倫貶出而士論益榮之謹按昔人有言責人則明恕已則昏此古今

已肇剛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后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君若行志三揚之後一人然脫年因謹言而憾高季方憾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峯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誦斯言也則公論奚追菽園雜記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天順中有給事中喬毅奏革後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雖間有奪情起復者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為謀王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

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主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主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已而永痊領兵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捶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主太子少保○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禦之虜引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眾為寇春夏則潛退于套中歲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山後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亂加思蘭聚眾益為邊患朝廷小營及大同宣府寧

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僱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廖氏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謂徐有貞既去賢獨留被眷

英廟每視朝畢左右顧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已時召入文華

有所諮詢言無不從自三楊以來得若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內之士奔走匍伏以干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已於

手難哉陸氏容曰少保于公謙為兵部時葉文莊公在兵科

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為墓誌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

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為禮侍其

不同如此王氏整曰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

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音正自內閣出敗

擬二人京堂皆補之于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謔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

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甚貶之于外王翱勸其

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新人

丁亥成化三年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 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謹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職備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祿廕于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

薄而无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台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所不論矣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或為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璋瑾瓚瑛或子瑋瑒皆受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莊田○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卒時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為人端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屢遭變故無他虞于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讐讐之地耶○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寇遼東○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

子少保○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
 檢討莊杲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為大理評事杲南京行人
 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
 賞玩懋與仲昭杲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今日
 之舉或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
 哉北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
 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
 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
 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
 災異消百姓安奉養兩宮其孝豈有大于此哉蓋懋筆也奏入
 忤旨廷杖之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
 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

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
 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
 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
 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
 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
 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
 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年選
 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
 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
 十二營曰奮武耀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
 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
 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

營蓋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
 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下
 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
 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
 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
 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
 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
 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
 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謹按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
 太祖高皇帝立國於闕天下官民田土征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令
 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懇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
 者蓋緣北方土地多瘠廣衍中間大半島鹵瘠薄之地設薄沮
 加之場址地形率多窪下過數日之雨即成潦沒不必霖潦之
 久輒有害稼之苦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
 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
 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補助糧差不致生窘不食夫何
 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將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
 祖宗制度妄壞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請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
 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律奪為己有由是莊田踰鄉跨邑
 小民恒產歲賸月削至于本等微糧養為莊田踰鄉跨邑
 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用進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併充
 糧草困于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無所底定以致
 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為害有不可勝言
 者王氏整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富庶不可行矣北方
 平原沃野千里淤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莊田于此畧做
 井田之法為溝墜畝澮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善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
 東誼廣東東莞人初仕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勅
 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
 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

當上聞否且得罪詎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詎請計畝起耗減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閘鹵壓不入既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

政使遂再轉副都巡撫詳按

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追績成而超遷也使其无大故不輕徙况易如吾鄉先達彭公詎仍謫守紹興者九年者則民之政繼擢鎮遠東者十二年垂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起自謫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圖何望庶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上如郵傳誰得三年能至人謂斯言也古

戊子成化四年

春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謚莊靜文性忤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既卒士人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

觀此文之為人可知矣○夏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冊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冊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賊匿逋逃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叅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眾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

賊勢益猖獗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
赴京師下獄○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 上嫡母也
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
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
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
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后世諸內
臣不以為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
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
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
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
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入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

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
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
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
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即日
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棄母之道
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
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
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

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
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
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謹按此舉禮幾失而卒正固彭時等固爭之力而
憲皇曲全孝道之美亦不可誣也皆可為萬世法矣

七月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 孝莊皇后○八月以都督同
知劉玉為總兵官督京邊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
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先 英廟令宮人萬氏
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諂智善媚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
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
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權寵震耀通
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

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耻希進者羣趨其門彭時因慧見乞
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猶為至
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
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眾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
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
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
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輅兵
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
中易儲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謫誠輅奏
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脩撰羅倫等皆復收用
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按商文毅此舉李文
達視之有愧多矣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戒前失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遽退項忠卽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卽以師據賊水草道楮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裨時兵

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意報啟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念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

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
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
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
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
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
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
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
甘心輿論偉之謹按項襄毅坐困叛達之績不下于趙充國之坐
困西羌而彭文憲之主義明執亦不愧魏相
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達不殄而與虜連兵誠可憂
懼京軍雖往徒費餉給增煩擾動搖人心耳于事何益項彭二
公之明識于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謹按雙槐歲抄曰我朝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其于用人尤
謹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

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孤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
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有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三楊用事
勅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京奉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
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
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
吏部具闕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
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璠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
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
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
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覆題以聞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顯有情弊
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頗愜輿論乃知
保舉良法而楊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
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奉人以
為耻然則用人出于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已丑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
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
史陳介俱謫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

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素剛介不阿人意朝士嗜進者皆嫉之
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
之四有三焉者爲上四有二焉者爲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家人
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嫉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
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
部尚書尹旻轉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會
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翊侍讀學士劉吉爲考
試官取費閭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
若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

子永昌養以爲后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
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
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爲事認萬貴妃爲同宗多結
宦官爲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鹽賊
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
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瑩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
城皆土築瑩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
永樂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爲變瑩受密勅撫安之得無
事瑩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謹按愚嘗因張巡撫寧夏河漑田

韜矣議謂自陝西築爲邊牆窪爲溝渠尋秦漢故迹修復焉邊
牆外固溝渠內深內資灌溉外禦夷虜全陝之利也大寧土場
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盡闢耕之二邊軍餉不煩饒運自
然饒裕愚謂今謀國者何不披其跡行之而徒令邊士終歲脫

巾枵腹致歎于米珠草桂也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
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水
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平又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盜邊帝
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
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
乃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愚按此土
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所謂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闕古
今許謨遺跡則黃河不惟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振虜
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徒付之
話言而不能見諸行事令志士徒抱嘆于千載之下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督府于梧
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
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分得米
十六萬石銀布牛具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謹按京畿

多高山大川東瀕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輒泛溢為害愚觀今
準古有轉移之策焉畧具于左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

地北抵畿州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
土厚地力沃饒乞還江浙之士為之長吏使之訪募江南作田
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仍乞徵行
古者考弟力田之科有能率眾墾田萬畝者授其官其千畝者
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
萬畝之積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
富國之道莫先于此詹事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真
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
以為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澆以洩
淫沿溝之堤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敢長
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愚按二公非徒言而無徵
一本前代已試之成效觀太學衍義補所載宋陳恕何承矩營
田河北之事及元脫脫不詳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
邊刺地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之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
推而行之實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
右斯民參贊化育之第一義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氏先是巳丑九月 上幸昭

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

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

管至是 聖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
 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史
 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
 寨川擒達賊十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史又于黃草梁擒
 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
 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
 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盛稱
 林翳崎阻糧少士饑以故无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于是反諜語
 之曰汝虜恃林翳汝不見中國匠剗木器乎遣萬卒持器使入剗
 之林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
 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鐵額三萬諸衛相繼于
 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遼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

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
 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
 繼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止許子與孫承襲尋
 復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謹按鬻爵賣官已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
國家武職已失則冗濫又復行此不可為後世法矣近嘉靖中亦有納錦衣襲一輩之令其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與

辛卯成化七年

春京畿饑勅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
 時射利者

訥侍郎陳俊請于 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

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
 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
 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

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謹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民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愈其勞民而致失農月不若勞軍之為愈也蓋腹裏官軍承平驕惰無所事事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滕自明之定長運誠一代良法不可復易矣

命彰武伯楊信率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

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命刑部侍郎曾翬都御史滕昭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饑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

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

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

御史○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諡

文安○改兵部尚書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以白圭為

兵部尚書○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

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冠勿動擾

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冠以遺書辭從之賜謚

文靖○十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

疹薨謚曰悼恭太子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

言皆謂 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

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

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
 淡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
 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唯御
 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
 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
 商輅皆同聲扣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
 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口
 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
 誚為所誑侮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
 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洶洶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
 能救解及此召見得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謹按此條出
 記尹又云余在內閣時嘗欲請見 乃循吉止之日 往往年彭可
 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即扣頭呼 乃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

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議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
 而德業成此正理也忠臣所深願也一不得而議而每事托中官
 轉聞則人臣之不得已也乃以為勝于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
 言而尹蹇齋乃以為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為之以
 阿諛宦者而彭商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謂萬
 實致之再不召見萬實與中官相表裏為之而彭商坐為所困
 矣馴至汪直用事彭商去而萬安惟龍愈固據內閣垂二十
 年則以能阿順宦者而為之表裏之效也成化之治所不純大
 率為萬安
 匪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
 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
 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
 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
 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
 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謹按此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王恢策言河南
 地肥饒外阻河乃立朔方郡因河為固後赫連勃勃李繼遷皆據

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
 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菽園禱記謂近時關中大飢
 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九邊圖論亦謂彼時虜
 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
 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駢牧耕種未之
 究夫光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
 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焉不亦
 悞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
 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
 為巢穴以為開隘無窮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壬辰成化八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試
 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子俊奏築邊牆開設榆林衛墾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延綏相
 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
 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

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於緣邊立界石割置榆林諸營
 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
 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
 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
 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
 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
 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靈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
 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
 斜二如黻月狀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
 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衛餉兵當勾及戍
 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又
 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輦器用皆範銅鐵為之榆林俗初不

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青神人

謹按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二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湮谷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為刑部屬十餘年有聲由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以李賢薦復超陞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以為反形已具洎會審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

李賢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類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類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槩為刑部尚書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贈從一品祿時越奏報累率兵塞下斬獲達賊數多也 上嘉之故有是命以彭華為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大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

年友福建按察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今平居之時既徇私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期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疏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讐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

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孰圖之耶○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於內頗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十月 上閱武於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

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

員專理勸農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名事久而玩未免官多民擾之弊耳○勅

曾率眾對敵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

按我朝韃賊所以敢深入縱橫肆然無忌者正以損軍罪重而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罰輕耳先朝此令雖美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以故至今邊患有加無已愚於治安要議備邊條尤詳之

甲午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三月吏部

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盛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

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

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

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起

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能

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事

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

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秋刑部尚書王槩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

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并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

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十一月復郕王帝號上尊

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

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之盛

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

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

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按景泰廢易 儲宮 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 加以美謚真有堯舜之德也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畧威震百蠻百司悚懼於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廖氏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爲考試官取王鏊

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

部侍郎劉珣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珣山東壽光人性剛直

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知於 上簡入內閣

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恒過於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

建明入告於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

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云○

五月手勅禮部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

具擬來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心甚

念之然慮爲萬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正宮太監段英乘

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啟 上御召見天性感動相

持泣下動容出語舉度不凡 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

皇太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 上親名之徙紀

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東宮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六月皇妃紀氏薨先是妃受萬貴妃觴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籍上謂薨於鳩也追封淑妃○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知順德縣尋復舊職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業於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今獻彙言記錢溥每自說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為不淺懷恩嘗於聖誕日被賜金一二錠去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某之惠願留此金以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為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盃酒溥欣然受之曰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座間之絕倒

十一月立皇子御名祐樞為皇太子

丙申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

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

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東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

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啟途遣一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首

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上謂

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撫其地恕至即令按察使捕英

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於穴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

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啟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在雲

南凡閱月跪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

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先是韓雍經畧斷藤

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搏節數年府藏頗充有

長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

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爲主 朝廷多
采納之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
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爲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
名卿皆自以爲不及○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
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
設撫治都御史行臺於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傑之請也成化
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
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
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渴死疫死者
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脩天
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荆
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

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
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
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
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特
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
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
忻然願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
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
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
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
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栢
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

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間之莫不流淚皆爲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湖廣通志曾氏熙曰惟荆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穰寒者易以爲衣饑者易以爲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困其所也爲政者奈何違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耳昔

周公歟殷頑民遷於各邑戒長民者不忌于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嫉於頑比年以來山濶屯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和養安於無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之刑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按流民之患自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於西晉莫不善於我朝我朝流民爲患久矣而處之莫不善於往時莫善於原子英此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天下我朝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通百萬其不爲西晉者毫髮所持我國家福祚無疆遂無此事耳昔江統徙戎論不庸於時識者至今爲恨我朝周文安流民說獲用於君相如響斯應又得原子英以推行之遂臻保釐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於休鴻鴈之什周宣王不得專美矣究一時明良聽言推賢等國安民之美深可爲世法故著之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真定南宮人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卽閉門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酣不事事之謗一中貴請托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脇之圭密召四司官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圭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卒謚恭敏○改刑部尚書項忠爲兵部尚書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方爲刑部尚書○七月京師黑

青見時坊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漏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脩尾狀類犬狸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整飭邊備○命建玉皇祠於宮中商輅力言其非礼乃止○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二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旅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邐入京寅緣潛任太監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雜宦豎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拜礼爲佛有

非分之冀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於其中亦以投禮爲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於太監黃賜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冠等器舍及子龍等皆伏誅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司設監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

本入貢按南宮疏畧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

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燬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皇明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於祖訓可考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柰何邇來事久而弊法久而弛致嘉靖二

年倭夷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關
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
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奴不遇百十餘
人而寧紹兩部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於旬日之久
縱之揚帆而去畢竟無與爲敵尚謂國有人乎甚可慮也揚文
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靈時以刀扇小物襲賣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徧
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
畢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璵家璵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
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卽潛報於直謂畢東揚少師之曾孫家
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於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
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詎不軌直大喜卽發官校掩
捕畢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物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
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璵備

嘗刑具如所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一琵琶偏身骨節俱離寸許
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一其叔士偉所直卽令數
校徑往兵部猝縛以來拷掠如畢仍令數校黎明突入士偉居宅
縛其妻妾婢僕至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傾罄鄉答敲棧書
夜苦楚追責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死廠獄復遣瑛
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鳴張虎噬有司畏其
威賄贖狼籍畢父泰亦坐死於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
理司設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商輅疏直
十罪謂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於汪直
一人而一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瑛同惡相濟擅作威福
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
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各不安於其位商賈不安於市行

皇明資治通鑑 一百一十八卷
旅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
懼焉劉翊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造妖
言大奸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
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乞革罷以安人心
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
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韋瑛過惡 上怒
卽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於都市人
莫不快之○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初坐廠士
大夫無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
直於途旣過始覺追謝直不爲禮越素垂延代忠復毀短之直以
是銜忠掇拾其過不意忠覺先疏攻之直泣訴 上前言此非外
臣意乃黃賜陳阻生二人所嗾使也且中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

辭調出南京○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
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
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後有御史王億亦言直所行不獨可
爲今日法且可爲後世法傳聞四方無不唾罵之億由此陞湖廣
副使○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爲民汪直旣復坐廠首發忠過
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詞頗直直不能屈竟坐落職除名○五月
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
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旣去汪直權勢愈熾錦衣千戶吳
綬營求從直書辨綬頗知書直任之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言聽
計從而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乘勢嗾科道詆排
異已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
余子俊爲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

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召
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
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
之規製工巧識者服其精所著有四書疑辨錄洪謨四川長寧人
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
保為汪直所間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時越特為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借諸
卿貳欲詣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
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偕跪
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謹按此節出
於諸書所記
非一我 朝宦官勢傲至此極矣一時士風瀾倒至此極矣極
矣其初特起於一念患人之心勝耳愚哉筆至此令人有餘悲

焉所謂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嗚呼君子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寧為項襄毅之除名為馬端肅
之謫戍無為王威寧尹同仁之令羞忍心恥持祿固位夫以宮保
之重冢宰之尊而其奴顏婢膝于闕豎而不較則亦何所不至
而餘人尚何望焉嗚呼項馬二公今日謫矣去矣他日冰山見
現王尹次第斥逐獨不謫乎去乎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百世
之羞不可復贖孰若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磊磊堂堂傳刻名
臣而馨風千載乎嗚呼富貴猶浮雲蓋棺乃定論一時得喪之
草草何如汗青榮辱之無窮窮士君子處世慎之念之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鉞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
小黑山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鎮太監橫徵諸
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
以軍法從事嗔頓息邊人德之自誼歸鉞代為巡撫遂邀功外
夷媚奉中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矣○冬汪直詣南京逮守
備太監覃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發得朋嘗乘馬快船夾

販私鹽毆殺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按震澤長語云先是

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齧人手足未幾立西歐命正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吐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救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真首選○是月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即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之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

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

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

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果宮五莊吉備曉

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

之种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

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

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

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謹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

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論太子慎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

之臣其勢親其情浹其為言易入苟得正人焉其視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

孝宗惟得一覃吉途基命仁美而弘治之治至於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宴遊者乃馮永成劉瑾等之入黨卒蕩然無所

檢制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矣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為御史有嚴歷陞今職持正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征閩盜既平勅留巡撫福建明復一章乞骸骨納符勅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回避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倫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於金牛山取給於隴畝不食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四十

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

章胤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

正君善俗我輩只可脩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思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其視一主喫着不盡之語不啻

十月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為亂其酋刺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准襲尋令武職有犯罪典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支不許襲

已亥成化十五年

春差太監劉佃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復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天順未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復設

謹按先是各處鎮守太監革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司禮監權盛遂循襲為成規天下十三

藩省無處無鎮守之設馴至正德中官之盛極矣今嘉靖
聖天子龍興慨然一切革罷不復設斯世斯民何幸與何幸與

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
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
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飭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
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
升直還奏文升妄起邊釁謂建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
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
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
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謹按為林聰傳者謂聰再起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
其迹涉浮沉思謂林莊敏晚年憚汪直之橫而不能自文升之
寬宜有以來浮沉之謂矣溫謙無忤固美德然豈所宜施於權
閣瑣綴錄云汪直用事朝紳詣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至都
御史皆鎧甲戎裝迎迓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俟馬過乃興及駐
館則易小帽綺繒趨迓唯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

切不行時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
郎扯腿似燒葱世道至此可歎可歎

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
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
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
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
溥荅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
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
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
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肯慰留既而當
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於汪直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
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
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

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讐爲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殉或

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歛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前功賞在卽乃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賞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跡弗克耕耨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十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喜言於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荅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越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輕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

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按雙槐歲抄謂其占女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異幸小耳時昭德萬貴

妃專寵每侍宸遊遂戎服男飾以從上益愛之此其應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審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

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上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

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謹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何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薊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

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撼 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畧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瞭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汪銓陞都督王喜坐錦衣指揮○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改陳鉞為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

掌監事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恠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諸士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於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

微密過之

謹按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江南號才子文辭恠誕傲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來

也又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以此為立文莊所點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脩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

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况又更啟它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謹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侈靡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為言世變江河可勝慨歎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於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

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驟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俞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

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餓糧已
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守大
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
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信本寬
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
靜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
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
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我方願爲屬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舉肩輿以示敬信爲人沉
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餐閑居輒展玩經史出入省騶從人莫
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竒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
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

不爲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

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按我朝將臣廉王前如山公雲茲如王公信殆所謂絕無而僅有者也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薊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求

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

裕陵皆祥王之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

品贈及祖父母蔭其二子一爲錦衣千戶一爲國子監生卒年八

十四木工祿壽至此亦竒矣○冬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

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

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

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

皇明實治通紀 卷之八
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
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
海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氓橫遭荼毒野有暴骨夫邀功啟
曩汪王之罪於
是乎不可追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
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留務未幾
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
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
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
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
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來獻疏上不報洪
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

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
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於貴州先是
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
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為素
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反大也市舶內臣韋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
戶隸船司為造辨進貢之需韶上疏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
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

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

涕泣如去慈親焉

按是時都憲何喬

閣下轉調貴州叩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
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獨為之眾
人遂以為為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名使世之為士者
惟恐其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官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
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官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
書鄒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為者爾舉世不我知
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爾舉世不我知
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

字字正言確論深得朋友善輔仁之道抑何公所以厥人如此其所以厥人可知馬成璧立千仞氣象矣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於市臣初為姦盜被捶傷脛號王腐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蚤緣近侍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淨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力○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與弼講學往從之

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誦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脩撰羅倫檢討莊梟輩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起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

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
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謹按陳白沙聲名傾動一時然其學專主
靜明心而以經書為糟粕與程朱異尚以

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
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
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
議論悚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且任內閣參大政
既歸肖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啟焉至一時名士如陳公
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世如此誠豪
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若何極丘喬新若周翠渠瑛
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菴欽順若陳益菴騏皆有明
言此言其為禪愚于學部通辦之至寒齋希瑣綴錄則
訛此言已甚誣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其詳焉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
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
貶謫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
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
東方朔謫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

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
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
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
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
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
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
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
班師夷人遂即報讐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
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
為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
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

覺致使比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鄙。嚴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

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逮直其黨竄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按汪直革之斥逐萌于阿丑之誣。諸識者謂其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即撤工。路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即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塗。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曰。公道。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按三代昨滕瞽誦詩百工獻藝。秦苻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王阿瓦願。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也。古昔用人多論世類。汪懷一。端之。善惡豈非亦係世類也乎。今日選任內臣。似畧宜論此。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時東宮

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

從。竟得如禮。按觀起立拱聽此。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傳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官跪請坐聽。

知尊君而不
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內

震驚。勅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為戰守備。喬新

獲虜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

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兵周壘。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

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壘分兵三千守懷

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壘還兵。內援。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

名言

鏡甚重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銳弩齊發聲震天地重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嚴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

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謹按實有志士

人負官今世幾人念到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情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與劉東山畧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之職尤不屑爲二公乃欲爲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見卓越故令爲其表表咸

爲其表表咸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謚襄毅○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叅政時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竒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黃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僧繼曉皆芳之所薦引

尤尊顯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為芳發也故芳等譖而謫之○起
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
升寃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於遼東凡三往皆
樹勲績東人尤思之○冬早無雪十二月詔黜傳奉官十餘人翌
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
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
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
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
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總督
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
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平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

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
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三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
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石是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
有百步技能我用鉸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
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
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
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
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繩營圖其具說甚詳上可之遂造
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謹按蹶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

昭然
灼然

甲辰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

健為考試官取儲罐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叅贊留務○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大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徃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峒氓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如天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上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眾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壤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謹按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備

懲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恃其施焉耳先九是樂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勦蕩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縱寇毒吾民矣可乎天威既震百蠻既懼霜之後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輯徃徠即所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各有攸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議此後之為政者察焉思過半矣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逾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

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

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楊氏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

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羅氏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畿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兼學士徐溥等代

祀獄鎮河瀆諸神○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

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

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並謫遠州先是僧繼曉者始以

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寅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

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于 上發內庫銀數

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荆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

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野

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

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 聖聽發內庫

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

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

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

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

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

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

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

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

姚州判官黻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

皇明宣宗通紀 甲辰年卷之八

二人直擊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東廠太監尚
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代之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
縉紳中外畏之黷貨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羣趨其門惟湖
廣按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之準廣東順
德人為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
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
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經此條當在前○以山西
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
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
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
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從大學士萬安等之言也謹按是

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孑然存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懷璫之力救幾乎不免可嘆也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六總督尚書余子
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中野口門虜已徙
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
益困請班師許之何喬新與大學士劉珣書曰竊聞之戰不可數
將懷姦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大以聞朝廷遽出
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償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姦
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
虜來是虜得亟肆以疲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關果何為乎使
京軍疲于奔命而宿衛單弱供餽煩苛得無可慮乎閣下位兼
師相身任天下之重凡天下之事弛張在閣下之一言望賜裁
度

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臣議求所以
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于豐稔之秋
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

皇明資治通紀 卷之八
情吏頑弗事事茂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未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闈宦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憚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否則遠惡地于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林俊張黻二人皆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為朝廷言者上命復俊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宮保○守溪長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柰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誣

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將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敏爵爵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

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翊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翊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嚇之。求退。翊即疏乞致仕。歸養。翊性至孝。母歿。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歿。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為編脩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
 解泊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肆議投
 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侍郎馬文升奏絃那讓祭酒陳
 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國史累十百
 言皆極其醜詆云王守溪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珣
 江疎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昭德官好奇玩中外有結內
 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監三人不出一語諍
 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尹旻與劉珣皆
 山東人為一黨萬安彭華為一黨互相傾詆久之安以計排珣
 去之旻亦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建按當時內閣三
 人惟劉珣為稱賢蓋珣多談論不知者或曰為狂躁國史正為
 珣辨此註云然珣自論汪直後數年實鮮聞諍救至是始以仇
 孜省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呂端之所
 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珣或其儔與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

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黃緣
 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落恕太
 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
 可叩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府通判○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

冤哉

子俊子俊在大同脩飾邊墻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
 次第有忌者論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
 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為吏部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直江西泰和人李孜省薦
 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四月廣東左布政
 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為御史督學南
 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務為惠養計市
 舶中官韋春倚進貢為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
 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
 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
 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
 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怨選每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
 皇明資治通紀 丙午年卷之八

勘文致以罪竟逮選赴京廣人數萬號訴于詔使擁留之不能得
 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
 履誠慤其居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視去就
 為甚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
 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
 紀者或乏其人必曰此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
 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
 卿謚恭愍

儀封王尚書廷相著浚川慎言或問陳克庵曰節行振
 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充之也仁
 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乎出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者乎

按陳克庵父員韜亦為御史克庵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
 三五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自河東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輛
 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愚謂羅一峯為狀元而客至于干粟傍舍不以為免與陳克庵為
 方伯而騎驢出都門皆同一高風今日為方伯為狀元者何處
 尋討此等氣節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為已罷吏部尚書尹旻龍旻之子
 也旻由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
 協安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
 官做也然旻與劉珣同鄉相厚善珣位與安並雖欲害旻為珣所
 沮不得行珣因爭易儲事為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
 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為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薦舉
 上不允內批以直為之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
 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托李孜省譖旻於
 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賂私其鄉人下龍獄
 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為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
 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之

按椒園雜記尹公旻行事不滿人
 之意處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入中官
 之門者又私其鄉人迹尤著又短州文集蕭頊傳頊舉于鄉
 業太學尹旻遣子龍迎就邸講學焉龍尋第進士擢編修騎驢

不道填計其必敗旻欲選填美職填辭歸按此則旻父子果有可議去之不為過但借乎安直輩立黨相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大率當時二黨類唐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右江西人物叶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敷為右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為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隄羨盱江何喬新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恠不祭乃奏欲併坐其王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匪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閘其為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十月加大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華時已得風疾尋辭歸家居數年卒謚文思謹按成化末內閣四人無

一差強人意不如司禮監猶有一懷恩言行卓卓可稱述也至起懷恩外廷無人之數為公禱者不亦愧乎世恒憂司禮監不

外廷無人世道何可勝數
擢浙江叅政馬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

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禍不小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

勢廷議是之為出口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

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

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按今人知此三惜者亦鮮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爲此以爲媚衆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闇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

閭閻而大慙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碭如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不置譖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知府○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涂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五月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八月上不豫是月二十二日上崩○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卽位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

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
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
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任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
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也○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
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
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
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
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
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
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南直隸都
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
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王之也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

監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
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
能文章羣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甦之給則掃
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數千言立就
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
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
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
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
竑卒○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
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

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
已恩安街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
鴈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鴈爲先鋒文祥爲
大將餘皆有名目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
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
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
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補咸寧○葬 茂陵 詔集議祧廟國
朝自 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王將升祔於
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 七
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卽始祖當尊以配
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禧祖及我 德祖
可比商振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於王安石

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旣以配天又不正南
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
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
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
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說
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
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
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
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建祧廟於太廟正殿後
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於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

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召王
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絀居鳳
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
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
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 君時政
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
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
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
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 君
卽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 爾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
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爲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尊

母妃紀氏爲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
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
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
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
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
天之讐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
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
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

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又有以為實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皇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腹心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思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

馬而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太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子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謹按此並

及守溪長語所記 園雜記謂近世一進上徽州人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為翰林庶吉士萬陰痿吉士自譽善醫具藥 為洗之因得為御史可人曰為洗為御史建按此御史視趙師 釋之効犬吠以媚從胃者卑汚尤甚無耻尤甚嗚呼內閣向 地而安又據之翰林至諫何職而以此等卑汚無耻之徒濶之 辱國甚矣人宜乎為懷瑞所深惡痛斥而亟逐之也與昔人謂母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溥常州宜興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

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
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
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
附李孜省嗜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
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滇俗崇釋信邪鶴
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
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名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
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友諸淫祠三
百六十區○加祀先師邊豆舞佾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
盡去舊號祭祀加邊豆為十二佾舞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
制禮部議上止加邊豆舞佾馬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
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也而王之固禮也而未
為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公班固亦
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固不
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
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上為臣號冠履之分
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為師則弗臣
也况異代之師而可臣即非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
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冠加以帝號而袞崇之誠萬世不
易之至論也

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大了人臣也生非王爵死
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為有臣夫子責曰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
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
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袞之於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
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
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
按吳揚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為得聖心所安
而亦不失其為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宗王不知
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
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相尊位名稱也斯言確矣
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撤去龍德
易以木王盡洗前古之陋

白明卷之...



...

...

...

...

...

...

...

...

